

白話資治通鑑

黃錦鋐題

〔宋〕司馬光編著 黃錦鋐主持翻譯 台灣二十七位教授合譯

卷二十九 漢元帝永光三年（前41）起
卷五十九 漢獻帝初平元年（190）止



【第二冊 西漢（下）東漢（上）】





白话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编著 黄锦鑑主持翻译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合译

【第二册 西汉(下)东汉(上)】

卷二十九 汉元帝永光三年(前41)起
卷五十九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话资治通鉴·第2册，西汉·下；东汉·上／（北宋）司马光著；黄锦鋐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104-1322-3

I . ①白… II . ①司… ②黄… III . ①中国－古代史－编年体②资治通鉴－译文 IV . ① 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889 号

白话资治通鉴（第二册）

编 著：司马光

译 者：黄锦鋐等

责任编辑：李安民

装帧设计：黄浪@步印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印刷：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520 千字 印张：30.25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1322-3

定价：498.00 元（全十册）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汉元帝永光三年～竟宁元年（前 41 ~ 前 33）	447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	汉成帝建始元年～阳朔二年（前 32 ~ 前 23）	465
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	汉成帝阳朔三年～永始三年（前 22 ~ 前 14）	483
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汉成帝永始四年～绥和元年（前 13 ~ 前 8）	501
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	汉成帝绥和二年～汉哀帝建平元年（前 7 ~ 前 6）	513
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	汉哀帝建平二年～四年（前 5 ~ 前 3）	525
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	汉哀帝元寿元年～汉平帝元始二年（前 2 ~ 2）	537
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	汉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始初元年（3 ~ 8）	550
卷第三十七	汉纪二十九	王莽始建国元年～天凤元年（9 ~ 14）	526
卷第三十八	汉纪三十	王莽天凤二年～地皇三年（15 ~ 22）	577
卷第三十九	汉纪三十一	汉淮阳王更始元年～二年（23 ~ 24）	591
卷第四十	汉纪三十二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二年（25 ~ 26）	609
卷第四十一	汉纪三十三	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五年（27 ~ 29）	624
卷第四十二	汉纪三十四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十一年（30 ~ 35）	642
卷第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	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二十二年（36 ~ 46）	658
卷第四十四	汉纪三十六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汉明帝永平三年（47 ~ 60）	675
卷第四十五	汉纪三十七	汉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61 ~ 75）	691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汉章帝建初元年～元和元年（76 ~ 84）	705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汉章帝元和二年～汉和帝永元三年（85 ~ 91）	720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汉和帝永元四年～元兴元年（92 ~ 105）	735
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汉殇帝延平元年～元初二年（106 ~ 115）	750
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汉安帝元初三年～延光三年（116 ~ 124）	765
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汉安帝延光四年～阳嘉二年（125 ~ 133）	782

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汉顺帝阳嘉三年～汉冲帝永嘉元年（134～145）	800
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汉质帝本初元年～汉桓帝永寿二年（146～156）	815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汉桓帝永寿三年～延熹六年（157～163）	830
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汉桓帝延熹七年～九年（164～166）	845
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汉桓帝永康元年～汉灵帝建宁四年（167～171）	862
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汉灵帝熹平元年～光和三年（172～180）	878
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汉灵帝光和四年～中平四年（181～187）	894
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汉灵帝中平五年～汉献帝初平元年（188～190）	910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

起上章执徐（前 41）

尽著雍困敦（前 33）

共 9 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庚辰，前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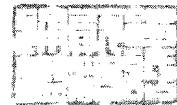
1. 春，二月，冯奉世回到京师，改任为左将军，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
2. 三月，册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3.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去世。秋，七月，壬戌日（七月无此日），任命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4. 冬，十一月，己丑日（初八），发生地震，又多雨水。
5. 恢复盐铁官的设置；还规定博士弟子员的名额为一千人。这是由于用费不够，人民又多半免除了赋役，收入无法供给内外徭役的缘故。

四年（辛巳，前 40）

1. 春，二月，赦免天下。
2. 三月，皇上到雍县去祭祀五畤。
3. 夏，六月，甲戌日（二十六日），孝宣帝的陵园东阙发生火灾。

4. 戊寅晦日（三十日），又发生了日蚀。皇上于是把以前说是因为任用周堪和张猛的缘故，才发生日蚀的那些人找来责问他们，他们都叩头认错谢罪；皇上便下诏令称赞堪、猛的善美，把他们征召到行在所（出巡时所住宿休息的地方）来，任命了堪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典领尚书事；猛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可是由于当时是由中书令石显主管尚书，五名尚书包括石显、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陈顺都为一党，堪因此很难得见到皇帝，事情常常是经由石显去转奏，有所决定，也由石显亲口转达。后来又遇到周堪因为患了失音症，喉咙沙哑，不能言语，最后病卒。石显又诬告张猛，逼他在公车里自杀。

5. 起初，贡禹上奏说：“孝惠帝和孝景帝两庙，都因为血统的亲属关系已经比较疏远了，所以应予毁弃，还有在郡国中所设立的那么多的祖庙，有不合古礼的，也应该重新



白话读古文

加以整理订正。”天子很赞同他的意见。秋，七月，戊子日（初十），便罢废了高祖的母亲昭灵后、高祖的哥哥武哀王、高祖的姐姐昭哀后、武帝的皇后卫思后、元帝的曾祖父戾太子、元帝的曾祖母戾后的庙园，都不再按时奉祀，只派官兵驻守而已。冬，十月，乙丑日（十九日），在郡国中那些不合典制的宗庙，也都亲尽庙毁，一一罢了。

6. 各帝王的陵园，不再像过去一样直属中央机关的太常，而改分属到所在的三辅各地方机关。又指定渭城北原上的寿陵亭一带为元帝预置的陵寝所在，同时下诏不必在那里设置县邑，也不要像诸帝陵一样，把各郡国的豪户富民都迁徙到那里去。

五年（壬午，前 39）

1. 春，正月，皇上到甘泉宫去祭祀泰畤。三月，到河东郡去祭祀后土。
2. 秋，颍川郡闹大水，淹死了人民。
3. 冬，皇上到长杨宫的射熊馆打猎。
4. 十二月，乙酉日（十六日），采用韦玄成等人的建议，毁弃了太上皇和孝惠帝的陵寝庙园。

5. 皇上喜好儒术和文辞，更改了宣帝时的一些施政办法；好议论的人多能进见皇帝，提出他的建议，人人都自以为能了解皇上的心意。还有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康都很得皇帝的喜爱宠幸，皇帝对他们的恩宠超过了皇后和太子。于是太子少傅匡衡便上疏说：“臣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枢纽，在于用心要谨慎。那承受天命的开国君主，首要贵在开创基业，为后世垂示统绪，永传不朽；继统袭位的帝王，要能存心去继承宣扬先王的功德，光大他的事功。从前周成王承继王位，就能存心去继承文王和武王的道统，来修养他的心性，有了善美的功业，便归给文、武二帝，不敢据为自己的功劳，所以上天能接受他的祭祀祷告，神灵都能保佑他。陛下天赋圣德，慈爱百姓，可是天地的寒暑变化却不调和，所有的奸佞邪恶仍未能禁止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那些议论国事的人，不能够去弘扬先帝的盛德，只在那里争论制度的不可用，他们强调要有所变更，可是所改变的，却或窒碍难行，于是便又更改回来，弄得群臣只在那里争是论非，搬弄口舌，使得吏民不知何去何处。臣私心很遗憾国家竟然会废弃了那已有的成就，舍置了那为人心所信乐的事功不管，却盲目的去尝试那些尚在争辩不休，毫无实情可据的更改。所以请求陛下能去详细观览有关创业垂统的事理，注意遵从先帝的法制，宣扬先帝的功业，来安定群众的心理。《诗经》说：‘能不去想念你的祖先吗？我们要能继承发扬我们祖宗的功德啊！’这是圣德的根本所在。解诗的《传》上这样说：‘能审查好恶，顺应情性，一切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便全在这里了。’修治德性的方法，一定要能审知自己的长处，并且要能勉行弥补自己所欠缺的。一般来说，聪明通达的人，不要太苛求别人的短处；见闻浅陋的人，要戒惕不要使自己遭到蒙蔽；勇猛刚强的人，不要变得太过凶暴；仁爱善良的人，不要变成优游寡断；沉静安和的人，不要流于迟缓，而失去时机；心思宽广的人，要戒于遗忘，以免挂一漏万。凡事一定要先确知

汉元帝永光三年～建昭元年（前41～前38）

自己所应引为鉴戒的，再依义理行事，求能补足自己的短失，然后一切才能显得中正祥和，那些弄巧使诈的佞人，才不敢结党营私，冀求亲近。请陛下鉴察，这是用来崇尚圣德的方法啊！

臣又听说，能注意讲求齐整家庭的方法，那么自然就能明白平治天下的道理。因此，《诗经》编排的顺序，是从《国风》的《关雎》开始，《礼经》则以冠礼和婚礼为礼的根本。《诗经》所以从《国风》开始，是在探讨情性，以明人伦；《礼经》所以用冠礼和婚礼为根本，这是在端正本源，以防不测。因此圣王一定要谨慎分清后妃的不同，区别嫡长子的地位，这是以礼来齐家。使地位卑下的人，凡事都不能逾越地位尊贵的人；后娶的妃子，凡事都不得先于原有的皇后，这是用来统理人情，顺应阴气的方法。尊得嫡子，屈降众子的方法是，让嫡子站在殿前的主阶上去行冠礼，用甜酒去礼待，庶子便不得如此，这就是用来珍视正统而辨明嫌疑，以避免迷惑啊！这并不是只在外表上去虚行这些礼仪而已，而是在心理上，对于亲旧尊卑，便有着不同的态度。因此，礼文可以探知一个人的内情，然后再让它表现于外。圣人的一切言行动静，包括闲暇自适的时候，凡所亲近的人事，如能使得他的尊卑都有次序，那么天下自然修治，百姓便能遵从教化。如果是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了，应当尊重的，反而贬低了，那么那些佞邪巧诈的奸人，便会伺机而动，来扰乱国家。因此圣人要事先小心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因为私人的恩情，妨害了大义。所以解释《易经·家人卦》的象辞说：‘能端正家道，然后天下便能大治！’”

6. 起初，在元封二年，武帝既派人去堵塞了瓠子河，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宣房，后来，黄河又在北边属于魏郡的陶馆县决堤，从这里又分出了一条所谓的屯氏河，向东北流到渤海郡的章武县入海，这条河的宽度和深度同原来的黄河一样，所以便顺着这条河的自然形势由它流着，不筑堤阻塞它了。这一年，黄河又在清河郡的灵县西边鸣犊河口溃决，屯氏河便因此又干涸了。

建昭元年（癸未，前38）

1. 春，正月，戊辰日（二十九日），有陨石落在梁国。
2. 三月，皇上到雍县祭祀五畤。
3. 冬，河间王元因为残杀了无罪的人被罢废，贬



冯婕妤挡熊图，清金廷标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到房陵县。

4. 废弃了文帝的母亲孝文太后（即高祖姬薄氏）在霸陵的陵寝祠园。

5. 皇上到动物园的虎圈去观玩猛兽，后宫的人都一起陪坐。有一只熊逃出了养兽的栅室，攀引着栏杆，想要爬到殿上去，左右和贵人以及傅婕妤等都吓跑了；冯婕妤却直向前去，挡在熊的前面站着。左右的人赶快把熊杀掉了。皇上便问她：“大家见了熊都怕得不得了，你为什么竟敢向前去阻挡呢？”婕妤回答说：“猛兽碰上了人就会停下来。妾因为怕熊会跑到皇上这里来，所以便用自己的身子去阻挡它。”皇帝听了，很是赞叹，就更加敬重她。傅婕妤觉得很惭愧，从此便和冯婕妤有了怨隙。冯婕妤是左将军冯奉世的女儿。

二年（甲申，前 37）

1. 春，正月，皇上到甘泉宫去祭祀泰畤。三月，到河东郡去祭祀后土。

2. 夏，四月，赦免天下。

3. 六月，册立皇太子兴为信都王。

4. 东郡人京房，拜梁国人焦延寿为老师，学习《易经》。延寿时常说：“由于学到我的学术而因此遭到杀身之祸的，那便是京房这个学生了。”焦延寿解说《易经》，擅于配合天地的灾变，共分为六十卦，以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为三百六十日，更替配日行事，来观察每日的善恶祸福，其余的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这种值日行事，又用风、雨、寒、暑的气象变化来作为征候的方法，都各有灵验。京房对于这种占验，运用得尤其精妙。当他由孝廉而被任用为郎官时，便经常上疏谈论灾异，都有征验，天子很高兴，好几次召见询问。京房就回答说：“以前的帝王，能因功举贤，所以万事和协，瑞应昭著；到了末世的帝王，则以毁誉取用人才，因此功业尽废，以致灾异时常发生。所以现在应该命令所有的官员，每人都要去试试他的才能，考核他们的治绩，也因才来举用他们，那么一切天地间的灾异变化便可止息。”于是皇帝便下诏让京房去计划如何考用贤才。京房便奏上了考功课吏法，想用来考核官吏的功过，课定他们成绩的优劣。皇上就命令公卿朝臣和京房在温室会议。结果他们都以为京房的考绩法太过麻烦琐碎，认为京房要县令、县丞、县尉等上下官吏去互相监察，以预防犯罪，这是行不通的。可是皇上觉得京房的办法不错，倒有意采行。当时掌管在各州中巡察官吏的治绩好坏，听断冤狱，并且可以罢免官吏的部刺史，按规定，在每年岁末，都回到京师来报告他一年中所巡察的经过，于是皇上便召见他们，命令京房向他们说明他考课官吏的办法。这些刺史们都认为行不通。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和光禄大夫周堪，最初也认为行不得，后来却赞成了他的办法。

这时，中书令石显专权，石显的朋友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都受到皇帝的宠信，执掌天下大事。京房曾在公余晋见元帝，问皇上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是什么原因遭到危亡的？他们所任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皇上说：“是因为国君昏庸不明，所任用的，都是一些巧诈佞邪的人。”京房说：“是因为明知他们是巧诈佞邪的人而任用他们呢？还是因为

汉元帝建昭二年（前 37）

误以为他们是贤人而任用他们呢？”皇上说：“当然是以为他们是贤人而任用他们的啊！”京房说：“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知道了他们是不贤明的呢？”皇上说：“这是由于当时局势变得很衰乱，并且国君时常遭到危亡而知道的啊！”京房说：“如此可见，任用了贤人，国家必定太平，如果任用了不贤的人，国家必定乱亡，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幽王、厉王为什么不能觉悟，然后想办法去寻求贤人，为什么一直任用那些佞人，以至于亡国呢？”皇上说：“那是因为那些面临危乱的国君，都各认为那些佞臣都是贤臣啊！如果能让他们都觉悟到这一点了，那天下哪里会有危亡的国君呢！”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都曾经听说过幽王和厉王的无道而讥笑他们，可是他们自己也任用了佞臣竖刁、赵高，使得政治日渐混乱，盗贼充满山林。为什么他们不拿幽王和厉王作为借镜而觉悟过来呢？”皇上说：“那是只有圣明的国君才能知往今鉴呀！”京房于是便脱下了官帽叩头说：“《春秋》上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灾异，来警示后代的国君。现在陛下自从即位以来，也曾出现过日蚀、月蚀、星辰运行的混乱、山崩、泉涌、地震、星石的陨落、夏天下霜、冬天雷鸣、春天草木凋谢、秋天万物争荣、降下了霜雪竟不冻杀草木中的害虫、水灾、旱灾、虫灾、人民闹饥荒和流行病、盗贼猖獗、满街囚犯等，凡《春秋》上所记下来的灾异，都一一发生了。那么陛下以为我们现在是太平盛世呢？还是一个乱世？”皇上说：“也是一个很乱的时代，这还用提吗！”京房说：“现在皇上所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皇上说：“可是还好的是，现在所发生的那些灾异，比起以前都要好些，而且我认为这和所重用的人如何是没有关系的。”京房说：“那些前代的国君，也都是这样想的啊！臣恐怕后代的人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形，也会如同我们现在的人看从前的情形是一个样子的！”皇上经过了很久，才说：“那么现在作乱的人会是谁呢？”京房说：“这是明主自己应该知道的。”皇上说：“我不知道啊！如果知道了，怎么会去任用他呢？”京房说：“皇上所最信任的，和他一起在宫内计议国家大事，任免天下才士的那个人便是了。”京房的意思是指石显，皇上自己也知道，就告诉京房说：“我已经知道了你的意思了。”京房便退离了皇上，可是后来皇上也没能斥退石显。

◆臣司马光说：如果国君的德性不够贤明，那么人臣虽想要竭尽他的忠忱，要从哪里去表现呢？看到京房用来劝告孝元帝的话，可以说是很明白恳切的了，可是元帝却始终不能觉悟，真令人悲叹啊！《诗经》说：“我不但面对面的劝告你，而且还亲自提撕你的耳朵，要提醒你的注意；不但亲手拉拔你，而且还亲自指示教导你，希望你对于事情的是非善恶能有所觉悟。”又说：“我是那么诚恳的教诲你，你却是那样的不经意。”指的就是孝元帝这种人啊！◆

5. 皇上命令京房推举明了他的考功课吏法的学生，想要让他去尝试施行。京房便上奏说：“中郎任良、姚平，请能派他去担任刺史的职务，试行考功法；臣希望能列名在殿中，任为侍御史，接受公卿奏事，以防止下情遭到梗阻，不得上达。”石显和五鹿充宗都很



白话青史通鑑

忌恨京房，想要疏远他，就建议说是，应该让京房去试着担任郡守的职务。皇帝便派京房为魏郡太守，让他用他的考功法去治理魏郡。

京房就自己向皇帝要求：“请能准许我在岁终的时候，可以乘坐驿站的马车，直接到京师来向皇上奏事，以免受到蒙蔽拨弄。”天子答应了他的请求。京房又自知已有好几次因为议论国事，遭到大臣的非议，和石显等人有了嫌隙，所以又不想要远离天子左右，便上了一件密封的秘密奏事给皇帝说：“臣出到魏郡以后，恐怕被执事大臣所拨弄蒙蔽，以至于身虽死了，而事功仍不能完成，所以便要求可以在岁末时，乘坐驿车，亲到京师来向天子报告，蒙受皇上的哀怜，答应了我的请求。可是在辛巳日（《汉书·京房传》载此封事上于二月朔，王先谦《补注》引钱大昕的说法，以为二月当作三月。二月辛巳为二月十八日。）阴蒙的昏气，又触犯了用事的《晋卦》，侵袭掩蔽了阳光，这就表示有上大夫遮蔽了太阳，影响了天子的心意，引起了皇上的疑惑。在己卯、庚辰之间（依钱大昕说，当为二月十六日、十七日。）一定会有人要阻挡我，让我不得乘坐驿车去向皇上奏事。”

京房还没出发，皇上便命令阳平侯王凤稟承旨意下诏给京房，禁止他将来可以乘驿车前来奏事，京房的心意就更加恐慌。秋天，京房离开长安，到了百里外的新丰县，便托邮传送了一件密封的奏事给皇上说：“臣以前在六月中谈到《遁卦》的占候方法，结果是无效验。但是在我的占候法上面写着：‘有道术的人才一离去，便会天寒，而且会涌水为灾。’到了七月，水果然上涌了。臣的弟子姚平便告诉臣说：‘房可说是一个通晓道理的人，却不能说是一个信道人。房所谈论的灾异，没有不被言中的。现在水已上涌，道人该被逐死，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臣说：‘陛下非常的仁慈，待臣尤其优厚，虽因为进言而死，臣还是要说的。’平又说：‘房不惜以谏杀身，可以说是一个能尽小忠的人，但是因为不能使得谏行言听，所以不可以说是一个能尽大忠的人。从前在秦朝赵高被重用的时候，有一个叫正先的人，因为批评讥刺赵高而死，赵高的威望也由此被大家所认定，所以秦朝的败乱，是由正先引导促成的。’现在臣能被派，出任郡守，自责当为国效力，但是却恐怕会在还没去为国效力，看出事功的时候，便被害死，所以请求陛下，不要让臣去应验那涌水的变异，像正先一样的被害死，而为姚平所笑。”

京房到了弘农郡的陕县，又上封事说：“臣以前曾经自愿让任良去担任刺史的职务，由他去试行考功法，臣得置身在朝廷内。结果那些议论的大臣，知道如此的话，对他们是不利的，臣便不会受到他们的阻隔掩蔽，所以就建议说：‘派弟子去，不如让老师亲自去试试看。’等看到要派臣去当刺史，又可以亲向皇上奏事时，对他们仍然是不利的，所以又说：‘担任刺史，恐怕办事时，太守不会同心合作，不如让他去当太守。’这是他们积心处虑，在想尽办法要来阻隔臣，使不得接近皇上的呀！皇上不斥退他们的建议，且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这就是阴蒙的昏气所以久不解开，使得阳光因此而显昏暗无光的原因。臣离开长安越远，阳光就越觉得幽晦不明，请陛下不要再碍难于召臣还京，而轻易的去违逆天

汉元帝建昭二年（前 37）

意！邪说虽然能骗使陛下信服，但是天气却会因此而改变它的常态。所以，人虽然可以被欺骗，上天却是骗不了的啊！请陛下明察！”

京房离开长安一个多月以后，竟被下令关进监狱。起初，淮阳宪王的舅舅张博，为人奸诈，毫无品德，屡次向淮阳宪王伸手要钱，并且说是要替他设法，使能入朝晋见天子。张博曾向京房求学，还将女儿嫁给京房为妻，京房每次朝见天子，回来以后，都向张博提到他和天子的谈话，张博便记住了京房所说的各种灾异和召见时的密语，要京房替淮阳宪王代写请求入朝的奏章草稿，然后把这些都带回到在关东的淮阳国，去送给淮阳宪王（按原文作“皆持柬与王”，“柬”，一作“东”，《汉书·京房传》亦作“东”，作“柬”或是形误。）作为印证。石显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就向皇上告发“京房和张博合谋，毁谤政治，非讪天子，欺骗诸侯王。”因此他们便一起被关进监狱，后来都被处死，妻子还远徙边境。郑弘因为和京房友善，也被牵连入罪，免掉了他的御史大夫，被罢退为平民。

6. 御史中丞陈咸屡次诽毁石显，久而久之，因为和槐里令朱云相友善，便将在省中听到的话告诉朱云，被石显知道了，就上奏天子，说他泄漏了省中的谈话，结果和朱云都被关进监狱，一起被剃掉了头发，判了徒刑。

石显的威权日盛，公卿以下，人人都很畏惧他，走路都不敢走错脚步。石显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成了党友，所有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了信任。人民都歌唱着说：“牢邪（那些牢啊）！石邪（石啊）！五鹿客邪（还有五鹿客啊）！印何累累（官印怎么那样多，为什么大家都当了官），绶若若邪（丝绶都那样地的长垂着呢）？”

石显内心自知已专擅事权，权柄在握，但是因为恐怕天子有一天可能会纳用左右耳目的人来排除自己，便想先及时设法表明自己的心意，就拿预先设计好的事情，作为验证。在他曾经奉命到各官府去有所调派时，便事先自行请示说：“恐怕回宫的时候，万一过了午夜，宫门关闭了，请能让我以天子的命令叫开宫门。”皇上答应了。石显就故意到了午夜才回宫，然后以皇帝的诏令叫开宫门入宫。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告发“石显专擅命令，假借诏令，叫开宫门”，天子接到了奏章，便嘻笑着提示给石显看。石显就泣诉说：“陛下误信小臣，将朝廷政事委任给小臣处理，群臣没有不因此而嫉妒的。那些想要陷害臣的，如此事类，不止一端而已，只有圣明的君主可以察知实情。愚臣能力职位都很微贱，实在不能以一身去使万人称快，而承当了天下人的积怨；臣请能归还枢机的职务，接受清扫后宫的差役，死而无恨。请求陛下能同情我，答应我，让小臣能苟活性命！”天子以为事情果真如此，就很同情他，便经常勉励慰劳，加给他很多赏赐。所以石显由此所得到的奖赏，加上百官群臣所贿送的财物，价值达一万万之多。起初，石显听说众人气势汹汹，指责自己杀害了前将军萧望之，就很怕天下学士会因此诽谤自己，因为谏大夫贡禹深明经典，节操昭著，于是就派人去向贡禹传达思慕、问候等情意，对他表示亲近，和他深交，又趁机向天



卷之三

子举荐贡禹，使他历任九卿的职位，对他的礼遇事奉，非常的周备。所以一些论议大臣有的便转而称赞石显，认为他不应该会去嫉妒诽毁望之。石显的善于巧设诡计，以自求解免众人的攻击，并取得君主信任的手法，都像这个样子。

◆荀悦说：佞臣迷惑国君，他的手法真是厉害呀！所以孔子说：“要疏远佞人。”不只是不任用他而已，还要把他斥退得远远的，而且要隔绝他的任何关系，阻塞他的一切源头，可以说是戒备得很严密。孔子说：“为政之道，就是要能正人。”一切至德要道的根本，就是在于能端正自己而已。能够平直真实，就能使言行端正。因此，论起品德，一定要经考核无误，然后才能给他官位；论起能力，一定也要经过确实的考验，然后才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处理；有了功劳一定要经过确实的考察，然后奖赏；有了罪责，也一定要经过确实的考求，然后才加给他应得的刑罚；说起行为，一定要经确实的考评，然后才给他应有的显贵；说起言论，也一定要经过明确的考量，然后才能相信；万物一定要考定它的精确性，然后才使用它；众事一定要考明它的真实性，然后才去实行。所以上位的人一切都能使它端正不倚，臣下的所作所为，才能真实不虚，先王施政的方法，如此而已！◆

7. 八月，癸亥日（初三），任命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8. 闰月，丁酉日（初八），太皇太后上官氏去世。

9. 冬，十一月，齐地、楚地都发生地震，还下大雪，使得树木折损，房屋也毁坏了。

三年（乙酉，前 36）

1. 夏，六月，甲辰日（十九日），扶阳恭侯韦玄成去世。

2. 秋，七月，匡衡为丞相。戊辰日（十四日），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

3. 冬，派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郡人甘延寿和副校尉山阳郡人陈汤，到康居去斩杀了郅支单于。

起初，郅支单于自以为是大国，不但有威名，而且受到邻国的尊重，又乘着屡破乌孙等国的胜利，显得更是骄傲，不但对康居王无礼，还怒杀了康居王的女儿，以及贵人和几百名人民，有的分尸以后，投到都赖水中去；又征调人民筑城，每天五百人，连做了两年才罢工。还派人去指责罽苏和大宛各国，要他们责上年常所献的东西，使得他们都不敢不给。汉朝曾先后派了三批使者到康居去寻求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竟然困辱汉使，不肯接受汉朝的诏令，还借由都护转达书信给汉天子，戏称“我现在的处境很是困难，希望能归附强大的汉朝，接受汉朝的计策差遣，还要指派我的儿子入侍汉朝。”郅支单于的态度骄慢如此。

陈汤为人深沉，有勇气，思虑远大，颇多策略，喜建奇功。他和甘延寿商议说：“夷狄畏惧服从强大的种族，这是他们的天性。西域本属于匈奴的势力范围，现在郅支单于威名远播，侵略乌孙、大宛，经常替康居筹划，想要降服他们；如果让他降服了这两个国家，只要几年之间，设有城郭不再游牧的那些西域国家，便很危险了。而且郅支为人强悍，喜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 36）

好战争，屡次得胜；如让他长久的发展下去，一定会为西域带来祸患。虽然他所处的地方离汉朝很远，不易攻打，但是蛮夷没有很坚固的城池，也不知训练强弩手来防守。如果我们能调派在车师屯田的官兵前往，驱使乌孙的部众随从，直攻到他们城下，那么，他们如想要逃亡，则没地方可逃，想要防守，也无法自保，这种千载难得的功劳，可以一下子便完成了啊！”延寿很同意他的看法，想要奏请皇上批准。陈汤便说：“如此一来，天子会召集公卿一起商议，像这样重大的计策，不是凡常的人所能料见得到的，商议的结果，一定不会获得他们的同意。”延寿心里迟疑不决，不敢接纳陈汤的意见。这时正好遇到延寿久病，陈汤就擅自假托朝廷的命令，调派了设有城郭的西域诸国士兵和屯田在车师国由戊己校尉率领的那些吏士。延寿听到这消息，惊慌而起，想要去制止他这样做。陈汤很生气，按着剑，叱责延寿说：“所有的部众都已经集合在一起了，你这个小子想要来加以阻止破坏吗？”延寿只好顺从了他。分派约束好队伍，总计汉兵和胡兵一共是四万多人。甘延寿、陈汤于是便上了奏章，自己弹劾自己假托朝廷命令的罪状，并且陈述当时调动部队的情形。当日便率兵分别行动，共分为六军：其中的三军，从南道越过葱领，行经大宛；另外的三军，由都护自己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经过北道，进入赤谷，经由乌孙，沿康居国的边界，到了阗池的西边。康居的副王抱阗，也带领着几千名骑兵，进寇赤谷城的东边，攻杀劫略了乌孙大昆弥的部众一千多人，赶走了很多马、牛、羊等畜产，然后又回师尾随在汉军之后，也侵夺了一些后行的辎重。陈汤便挥纵胡兵去攻击，杀了四百六十人，夺回被他劫走的乌孙民众四百七十人，还给大昆弥，那些抢回来的马、牛、羊就供给军中食用；又捉到抱阗的贵人伊奴毒。进入了康居东方的边界，命令军队不得侵扰抢掠。暗中召见他的贵人屠墨，以汉军的威信晓谕他，和他饮宴、结盟以后，叫他回去。然后由他引路，在离单于城差不多六十里的地方扎营。后来又捉到康居的贵人具色的儿子开牟，使他当向导。具色的儿子，就是屠墨的母舅，他们都埋怨单于，因此对于郅支单于的事情，便知道得很清楚。第二天，由他引路出发，在距离单于城三十里的地方扎营。

单于派了使者去问汉军说：“汉兵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汉军回答说：“因为单于曾上书给汉天子说：‘现在处境很困穷危迫，希望能归附强大的汉朝，听从汉朝的计策差遣，而且想能亲身入汉朝见天子。’天子便很同情单于，想他丢弃了那么大的国家，委屈在康居国，所以派都护将军来迎接单于妻子。又恐怕惊动左右，因此不敢直至城下。”使者好几次如此的来往相报答，甘延寿和陈汤便责备单于说：“我们为了单于，远从汉朝来，可是到现在，却没有任何一个显贵的匈奴王或是大人，来见将军，接受事宜的，为什么单于是这样的疏忽国家大事，而且是如此的失却主客的礼仪啊！军队从远道来，人马都很疲惫，粮食预计也将用完，恐怕无法就这样回去，希望单于能和大臣们商议出一个计策来。”

第二天，部队前进到郅支城的赖水上，离城只有三里，扎营布阵。望见单于城上树立着五彩的旗帜，有几百个人都披着战甲，登上城墙守备着；又派出一百多名骑兵，到城下



白话秦汉史话

往来奔驰，一百多名步兵，在城门两旁排成鱼鳞的阵势，城上的人更相招呼汉军说：“打过来啊！”后来那一百多名骑兵便奔向汉营，汉营都张满弓弩指向他们，胡骑只好退回。汉军便派遣了一些吏士射向在城门的那群骑兵和步兵，那群骑、步兵就都退入城去。甘延寿和陈汤命令部队说：“听到鼓声时，都要迫近城下，从四面包围单于城，每人都各有工作，有的要挖掘壕沟，有的要堵塞门户，拿盾的在前，持长枪、带弓弩的在后，要向上射杀在城楼上的敌人。”楼上的敌人便向下逃走；在土城外另有两层木造城墙，于是又从木城中去射杀敌人，杀伤了很多城外的人。城外的人便搬来了木柴，引火烧毁木城。到了夜晚，有几百名骑兵想要逃出城外，汉军就迎面发箭，射杀了他们。

起初，单于听说汉兵来了，便想要逃走，因为怀疑康居会埋怨自己，替汉朝当内应，又听说乌孙各国都派了兵来，就自料无可逃亡。所以郅支单于原本已逃出，可是却又折回来，说是：“不如坚守着。汉兵从远方来，不能持久攻城。”单于于是披着战甲，登上城楼，几十个阏氏和夫人，每一个都拿着弓箭，射向城外的人。等城外的人射中了单于的鼻子，诸夫人也死了不少，单于这才下了城楼。过了半夜，木城烧穿了，本在城中的人便都退入土城，登上城楼高叫。这时康居国的骑兵一万多名，分成十多批，从四面围绕着单于城，也和他们相应和。在夜里，有几次奔向汉营，没能得逞，于是又都退了回去。天刚亮时，四面八方都烧起了大火，汉朝的吏士很高兴，便大喊着赶快趁着火势进攻。于是金钟和大鼓的声音齐鸣，声振大地，康居兵只好退却，汉军从四面跟在持盾兵士的后面前进，一起攻入土城中。单于的眷属一百多人逃到单于的内室。汉兵放起一把火，吏士都争先抢入，单于受伤而死，担任军候而兼理都护丞的杜勋便砍下单于的首级。于是汉军找到了两个汉朝的使节以及谷吉等人所带来的帛书，其他所有的虏获，都送给所得的人。一共斩杀了阏氏、太子和显贵的匈奴王以下一千五百一十八名首级；活捉的一百四十五人和投降的一千多人，都分给城郭诸国所派来的领兵共围郅支单于的十五名各国的大王。

四年（丙戌，前 35）

1. 春，正月，郅支单于的首级送到了京师。甘延寿和陈汤上疏说：“臣听说：所谓天下，它的大义，应是指能合四海之内，使四海都禀受一人的命令，从前有唐尧、虞舜能如此，现在则有强大的汉朝。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已经归顺，称为北藩，只有郅支单于仍敢叛乱，还没服罪，他们远处在西域的大夏国以西，自以为强汉无法使他臣服。郅支待民惨毒，大恶通天；臣延寿、臣汤因此率领着正义之师，代天诛征。幸赖陛下的神圣，以及天地阴阳人神各方面的灵应调和，还有那天气的精明，所以得克敌陷阵，砍杀了单于的首级和显贵的匈奴王以下等单于的眷属以及亲信贵人。现在应该把他们的首级悬挂在长安城门内的那条槁街，高高的挂在招待蛮夷的宾馆上，用来明示远在万里之外的蛮夷，使他们知道，冒犯强汉的人，虽处在远方，也一定会遭受到诛杀！”丞相匡衡等人认为：“现在正是春令，天地好生，应该是掩埋白骨死尸的时候，因此，单于的首级宜勿悬挂。”结果天子下诏

汉元帝建昭四年～竟宁元年（前 35 ～前 33）

悬挂了十天，然后才加以掩埋；依例还祭告了天地宗庙，赦免天下，群臣都开宴庆祝，为皇帝祝寿。

2. 六月，甲申日（初五），中山哀王竟去世。哀王就是皇帝的最小弟弟，同太子从小一起宴游讲学，一起长大的。逝世时，太子前往吊祭。皇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的去世，悲伤得无法控制自己。太子到了哀王灵前，竟不哀恸，皇上很生气的说：“一个人哪有心地不慈不仁，而可以奉祭祖庙，继承帝位，为民父母的呢！”这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奉命为太子的监护人，皇上便指责史丹，丹脱下了官帽谢罪说：“臣实因看见陛下哀痛中山王，激动到神气都受到耗损，当太子要来进见皇上，哀祭中山王时，臣便暗中劝戒嘱咐太子，不要再悲泣流泪，免得又感伤耗损了陛下的神气；所以这不慈、不仁之罪，应由臣来担负，臣罪当死！”皇上觉得史丹说得有道理，心意才宽解起来。

3. 京兆的蓝田县发生地震，山都崩下来，阻塞了霸水；惠帝陵寝旁边的泾水岸也崩坏了，阻塞了泾水，使得泾水倒流。

五年（丁亥，前 34）

1. 春，三月，赦免天下。
2. 夏，六月，庚申日（十七日），修复戾园。
3. 壬申晦日（二十九日），日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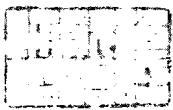
4. 秋，七月，庚子日（二十八日），又修复了太上皇的陵寝园庙，以及高祖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诸园。因为当时皇上正染病卧床，久久不愈，便认为是祖宗在生气谴责他，因此就把在元帝永光四年统统罢废的陵园，又都修复起来；只有在郡国中的那些园庙不再修复。

5. 这一年，改济阳王康为山阳王。

6. 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听说郅支单于已经被杀了，又高兴，又害怕，便上书请求入朝晋见。

竟宁元年（戊子，前 33）

1.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见天子，自称希望能娶得汉女，使自己能成为汉朝的女婿。皇帝就把后宫中一个良家女子王嫱，字昭君，赐给单于。单于很高兴，上书说是“愿意替汉朝防守边塞，使从上谷郡以西，直到敦煌郡四千多里地，都能传世无穷，永远顺从。请求天子可以撤去在边境上戍守的边兵，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天子便将单于的上书交给有司审议，参与计议的人都认为这个建议可以采纳。郎中侯应因为很熟悉边塞上的各种事宜，以为不可以答应。皇上就问他原由，侯应说：“自周、秦以来，匈奴便很残暴嗜杀，常常侵略边境；汉朝兴起以后，受到他们的祸害尤其多。臣听说，北方边塞一直到辽东郡；外有阴山，东西共一千余里地，草木茂盛，禽兽很多，本是冒顿单于所盘据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制作弓箭，常出来侵盗，是他们的一个园囿。到了孝武帝时，派兵去



西汉昭君出塞图



王昭君，清倪田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征伐他们，开辟了这一片土地，把他们赶到沙漠以北，在这里，汉朝建筑了防守用的要塞、小路，兴建了守望的据点、亭障，还修筑了如光禄塞、受降城、遮虏障等不少的外城，更派了驻军屯兵防守，然后边境才可以稍得安宁。沙漠以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多的是大沙丘，匈奴如来侵寇，就没什么可以遮挡他们的；从边塞向南，都是一些深碍难行的山谷，往来很困难。所以边塞上的长老曾经说过：‘匈奴失去阴山以后，当再经过阴山时，未尝不伤感哭泣。’如果我们现在撤去守备在边塞上的吏卒，这就给夷狄提供一个大好的机会，这是不可以从塞上撤兵的第一理由。现在圣德广播天下，像上天一般的庇护着匈奴，匈奴蒙受到保全救活他们的恩惠，所以俯首称臣。那夷狄的性情是，当受困的时候，就很卑顺，可是一旦强盛起来了，便骄逆难驯，这是他们的天性如此。我们在宣帝地节二年时，才撤掉了塞外诸城，省去了一些亭隧，所剩下的，才足供候望敌情，备通烽火而已。从前的人是安不忘危，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边塞上的守卫，是再也不能有所裁减，这是第二个理由。在中国境内，有礼义的教化，刑罚的诛讨，可是一般愚民，都还会去触犯禁条；更何况是化外的单于，我们能料定那些夷狄一定不会冒犯彼此的誓约吗！这是第三个理由。在中国本土，我们都还要修筑关卡、津梁，来控制诸侯，用以阻绝臣下的非分之想。所以设塞巡边，置军屯戍，不只是为防备匈奴而已，也是为了那些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是匈奴人，怕他们会因为思念故旧而逃亡，这是第四个理由。近来有西羌保守边塞，和汉人交往，吏民为了贪图利益，侵夺他们的畜产、妻子，引起他们的怨恨，发生了叛乱的事情。如果现在我们撤掉了可以登高守望的那些要塞，那么便会使得夷狄生出轻慢欺诬的心意，而引起纠缠不清的纷争，这是第五个理由。以前从军的人，有很多都沦陷在外，不再回到汉朝的，这些人的子孙都很贫困，一旦有了机会，便会逃亡出塞，去跟从他在塞外的亲戚，这是第六个理由。还有边人的奴婢都很愁苦，想要逃亡的人很多，都说：‘听说在匈奴中生活得很快乐，无奈边境上候望得很严密，找不到机会过去啊！’可是也经常有逃亡出塞的人，这是第七个理由。盗贼都很凶恶奸诈，他们犯了法，如果被追缉得很困急，